

WANG ZUO
JIANG JUN ZHUAN

王佐 将军传

黄仲芳 / 李春祥 / 著
解放军出版社

王佐将军传

黄仲芳 李春祥著

解放军出版社

王佐将军传
黄仲芳 李春祥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邮政编码 100035)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新城县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6.0625 印张 337 千字

1990 年 12 月第 1 版 199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065-1461-3 / L · 203

定 价: 8.00 元

出 版 说 明

这套《中共军事人物》丛书，以传记文学体裁，用文史结合手法，反映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中国人民武装力量的创建、发展、壮大作出过杰出贡献或产生过重要影响的高级将领的军事生涯和主要业绩。拟出一百部。这是一套事迹真实生动、史料丰富珍贵，为中外读者认识、了解和研究中共军事人物而出版的大型长篇传记文学丛书。它具有重要的历史、军事和文学价值。

列入丛书的人物包括：中共武装力量的创始人；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著名军事领导人；建国后授予上将以上军衔的部分将领；在某些方面为军队建设作出过杰出贡献或有特殊经历的军事人物。一个人物出一部。在写作上，力求实事求是，多角度、多层次地展现人物的思想面貌和成长过程。读者可依据传主走过的足迹探求军事人物在事业上成功的奥秘和人生真谛，了解他们的军事成就，研究他们的指挥艺术。

这套丛书涉及的一些事件年代已久远，加之我们水平有限，难免疏漏，望读者批评指正。

为出好这套丛书，深望著作界和党史、军史、战史研究者大力支持。

内 容 简 介

本书介绍王佐如何从一个漂泊社会的裁缝，筹措枪械，组织绿林，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井冈山地区的山林、村寨，杀富济贫，走向社会，后被红军收编，在斗争中成为典型环境中具有浪漫色彩的红军将领的一生；同时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早期建设的艰辛，反映了毛泽东、朱德等老一代革命家的胆略与胸怀以及湘赣人民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英勇献身的精神。作品通过对历史的沉思，让新一代人从前人的成败起落和悲欢哀乐中得到启示和借鉴。作品生活气息浓，人物写得比较活，可读性强。

目 录

第一章 苦 难 童 年

苦难家世	(1)
火燎童心	(4)
三月私塾	(10)
助姐抗婚	(13)
关进牛牢	(16)
鹅岭学艺	(21)
土山习拳	(28)

第二章 绿 林 生 涯

上山入伙	(32)
心存疑虑	(38)
苦恼婚事	(44)
筹款买枪	(49)
剪除税警	(55)
聚义树旗	(62)
黄坳吊羊	(67)
戒烟安民	(72)
绿林火并	(77)
虎口救女	(82)

清明盟约	(88)
官兵进剿	(93)
招安下山	(99)

第三章 内 外 夹 击

死里逃生	(108)
借刀杀人	(115)
走马上任	(121)
钻洞脱身	(126)
同庚拜把	(132)
江南复仇	(137)
土劣倒算	(143)
跳出圈套	(149)
捉拿叛徒	(155)

第四章 绝 路 逢 生

挂牌农会	(160)
誓不交枪	(166)
会攻永新	(171)
深山埋伏	(177)
望眼欲穿	(184)
三生有幸	(191)
火把初燃	(200)

第一贵宾	(208)
深夜长谈	(215)
上井练兵	(223)
出兵茶陵	(229)
奉命进山	(236)
接受改造	(240)
旗锣斩霸	(250)
烧棺焚尸	(259)
大陇收编	(264)

第五章

赤胆忠心

镇守井冈	(271)
远征湘南	(278)
宣誓入党	(284)
井冈会师	(290)
插牌分田	(297)
创办医院	(302)
造币筹饷	(308)
修枪造枪	(313)
武力戒烟	(320)
构筑工事	(325)
确保畅通	(331)
设厂做衣	(336)
朱砂御敌	(341)

探望伤员	(347)
搬运粮食	(351)
高家筹款	(357)
勇于认错	(362)

第六章 打破“会剿”

柏露受命	(368)
土客纠纷	(373)
激战前夕	(377)
慰劳红军	(382)
三天三夜	(388)
下庄突围	(393)

第七章 红旗不倒

血雨腥风	(400)
深山游击	(404)
屯兵斜源	(410)
接济父老	(416)
党性第一	(421)
收复失地	(427)
小井除恶	(432)
北桥情深	(438)
转战湘粤	(443)

梅坑省亲	(448)
黄垌歼敌	(453)
斜源贺寿	(457)
追杀色狼	(463)

第八章 蒙 冤 被 害

剑拔弩张	(470)
无端遭谤	(475)
蓄意陷害	(481)
矛盾突发	(484)
禾水沉冤	(489)
墓碑下的哀思	(495)
后记	(500)

第一章 苦难童年

苦难家世

1898年5月的一天，一场滂沱大雨飘洒在罗霄山脉中段。豆大的雨水，猛烈而急促地降落在田垌、溪流、山间……刹那间，整个苍莽葱茏的山色变得朦胧起来。位于湘赣边界古老而又偏僻的下庄村里，传来了一阵“哇哇”的婴儿坠地哭声。他，就是日后驰骋边界、威震数县，在红军初建史上作出卓越贡献的王佐。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南斗，出身于江西省遂川县下庄村下水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王佐出生的这一天，正是南方山区插中稻的时节。垌塍的水田里，已插上了大片的秧苗。在山腰间，开着东一丘西一块的梯田，大的不过一、二厘宽，小的如斗笠、蓑衣大小，称为蓑衣丘，斗笠田。这些贫瘠的土地，“天晴象块铜，下雨象包脓”！就是长出焦黄的禾苗来，也要遭受野猪、山牛等各种野兽的侵害。等到秋收时节，一亩田能收上个百把斤谷子就算万幸。

王佐的家乡下庄村，地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南面，是一块自古以来，由各股山洪冲积而成的小小盆地，四周崇山峻岭，南去是小行州，北与土岭、刘家坪、茨坪等村相邻，东西

两侧均无村落，尽是悬崖陡壁和一条条在山谷间自上而下蜿蜒曲折的溪流。

下庄村居住着 30 来户人家，最早在这里定居的是唐代从安福县金田村迁来的王姓土籍人。祖辈们在这块杂草丛生的荒地上立杆为标，开荒种地，延续后代。以后又陆续迁来了范、李等姓氏的客籍人。到了王佐的曾祖父一辈，已是拥有几十亩良田和不少山场的小康家庭。可是好景不长，到明代末年，张献忠率 10 万大军攻陷吉安，进驻边界的永新、遂川后再入湘南；特别是次年（1644 年）清顺治元年，虽然江西仍为明辖，可明代叛将曹天衢等大肆在永新、遂川等县杀戮无辜，湘赣边界各县的山区便横遭涂炭。顺治 3 年 4 月，清兵攻陷吉安、广信，围攻赣州，再次闯入永新、遂川等县的山区，四处搜山，杀人盈野，残酷异常。由于这一系列的战事，地处湘赣边的永新、遂川、宁冈等县山区，已是人烟稀少，不再引人注目的穷乡僻壤了。1840 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鸦片陆续流入到山区，王佐的父亲便染上了鸦片烟瘾，家境开始衰败，加上土豪劣绅的盘剥，到王佐出世的时候，王家已处于食不果腹、衣难遮体，全家人靠给地主做长工，打短工来维持生计的困境了。

王佐的父亲王樟生，40 多岁，中等个，是个地道的庄稼汉。他出生时正是清朝衰败时期，未及读上书，便开始了农田生活。战乱的频繁，他的家业愈加萧条，为保住家业不败，王樟生每年的清明、冬至都要到祖坟上去焚香烧纸，以保佑重振家业。王樟生的父亲有三兄弟，分为三堂：他父亲为前基堂，大叔为二基堂，三叔是三基堂，二叔无嗣，大叔早年为了谋生，迁居到遂

川草林的驼背树下村定居，前基堂只遗下王樟生一人。他虽虔诚地祭奉祖宗，可家业不仅未能振兴，反而落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再加上生了一大串儿女，结果欠下了一屁股的债，因而只得把剩下的一点田地、山场抵押出去。不得已，他带上稍大的两个儿子王光保、王光秀，到本村土豪范阿义的家里去做长工，或靠帮别人挑石灰、抬木头、打短工度日。

王佐的母亲范辰妹，是罗浮小垅坑的客籍人，也是井冈山洪江会首领范山阳的小妹妹。为了抗拒官府和土籍人对山区客民的压迫，范山阳在小垅坑设立了洪江会会址，与会址设在关背石门的土籍人的匡救会相抗衡。范山阳为了扩大洪江会的势力，利用裙带关系瓦解匡救会，以解除他在山上的后顾之忧，便将范辰妹许配给了下庄的土籍人王姓之后王樟生为妻，王、范两家结成亲戚。

范辰妹身材苗条，上下适度，她清秀的脸庞上长着一对水汪汪的眼睛，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漂亮女子。在娘家，常年梳着大辫子。出嫁后，经过开脸，拔黄毛，戴上耳环，头上扎起了蝴蝶大花髻，更显出十分姿色。范辰妹从童年开始，就学会了各种家务，做针线，干农活，样样在行。她除了象千万个中国农村妇女一样，有着一一种贤惠能干，勤俭持家的优良品德之外，还在娘家学会了一般女子所没有的另一种本领，那就是在处世中显得格外的灵活、多谋和善感，她能在各种待人接物的场合中应酬着不同的对象。她这种特有的性格，后来直接影响着王佐。

范辰妹嫁到王家以后，除了所谓天经地义的“三从四德”之外，便拼命而又没完没了地做着儿媳妇应做的一切：砍柴、种

菜、喂猪、做饭，洗洗浆浆，缝缝补补的事儿，一年 365 天总是做个不完。

在家境贫寒中，范辰妹陆续生下六个小孩。老大王光保，老二王光秀，老三王光妹，是个女孩，老四王云龙，老五王佐，老六斗娇，一家 8 口人吃饭。生活的重担，仿佛就象一副沉重的锁链，套在范辰妹的脖子上，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这个弱小的女子，在人生的茫茫大海里苦苦挣扎……

不久，王樟生身染重病，与世长辞，一家 7 口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范辰妹身上。

火 燎 童 心

俗话说：“漏锅难煮，漏屋难住”。一连几天的大雨、山洪冲泻而来。王佐家里那几块梯田早已被山洪带来的泥沙、树枝所淹没。这时，范辰妹背着啼哭不止的斗娇，带着几个稍大的伢崽，在开着天窗的屋里，忙个不停。雨仍在无声地下着，屋子里一片混乱的嘈杂声，范辰妹一边吆喝着孩子们用脸盆、水桶等什具盛漏下的雨水，一边收拾屋子。一阵忙碌过后，范辰妹呆坐在一条长板凳上。这时，她背上的婴儿仍然啼哭不止，饥饿中的王佐也嚷着向母亲要东西吃。

范辰妹似乎一切都没有听见，她呆呆地坐在凳子上，心里却在想着安葬丈夫时欠下的几十块大洋如何来还清。眼下的日子怎样度过？几个孩子又怎能扶养成人？困境中的范辰妹，仿佛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她苦苦地思索，觉得没有什么别的

法子，只好去求助本村的范阿义。

范阿义是下庄的大粮户，祖上是明末清初年间从福建迁移而来的，全村二百多亩土地，原为王姓所开垦，后来王姓败落，范姓兴旺，大部分水田便成了范阿义的祖业。除此之外，他还占有大片山林，每年仅卖木材一项就有几千块大洋的收入。范阿义在行州、土岭、茨坪等村还拥有大量的租田。他为人刻薄，宁可少给别人的食物、工钱，也不允许别人少给他一分一毫的利息。本村人当面称他范大哥，背地里都骂他是阎王头“范无义”。

范阿义从上井村请来能写会算的邹元贵做他的管帐先生，家里有五个长工种田、背木，平时还要雇上十几二十个的季节工。这些长工、短工，早出晚归，风里来雨里去，整天为他干活，他稍不顺心，不是克扣雇工们的工钱，便是一脚踢开，解雇了事。王樟生带着儿子王光保、王光秀在他家干了几年，也只是挣得一口饭吃，当王樟生身染重病时，父子三人便一同被赶出了范家门坎。

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王佐随着母亲来到了范阿义的家。

彼此寒暄一阵后，便坐了下来。范辰妹开口言道：“阿义哥，樟生死后，家里又欠了一大笔债，日子真没法过啊。”说着，泪水从她的脸颊上淌了出来。

范阿义听范辰妹一说，便明白三分。知道范辰妹有事求他，由于碍于范辰妹是客籍人，又是同姓，加上范辰妹和她的几个稍大的儿子可以帮他做事，便点点头说：“唉，你一个女人家，拖儿带女的，也确实是有苦处。这样吧，我家正需要一个

张罗的人，你就在屋里洗浆衣物，磨磨豆腐，光保、光秀这几个孩子帮我干点别的，你看怎样？”

范辰妹见范阿义这样爽快的表示，心里十分高兴。就这样，王佐母子几人在范家留下来，为了一口饭，范辰妹出卖着全家的所有劳动力。

为了使东家称心而不解雇，范辰妹日夜不停地洗碗、抹桌、挑水、做饭。夜深人静了，她还在磨坊里围着石磨转圈。白天，王云龙背着斗娇做着其他的活计，而不满三岁的王佐，成天光着屁股，无人看管。

日子过得飞快，好不容易在范家熬过了一年的光景。范辰妹只是个 30 出头的妇女，哪能受得了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第二年的春天，她便同两个大儿子商量，留他们兄弟俩继续在范阿义家做长工，把王佐的姐姐王光妹寄养到小垅坑娘家，她自己带着王云龙、王佐和斗娇，母子四人来到了离下庄 30 多里远的下七村，另谋生路。

下七，地处井冈山区的南麓，由十几个自然村组成，比起下庄，倒是一个地面更为开阔，风景也更为秀丽的大村庄。这里有几十户人家，多为明朝末年从闽、粤迁居而来的客籍人，卢姓是村中的大姓，村里立有“卢氏宗祠”，村的四周也是群山环抱，古木参天。在村子旁边淌着一条宽阔的溪流。相传在很早以前，有位神仙在这里捕虾，所以取名为“虾溪”，因“虾溪”与“下七”近音，后人便将“虾溪”叫成了“下七”，以至沿用至今。下七虽然称不上重镇，可宁冈、永新等县乃至湖南酃县、茶陵一带的商旅，常常经过此地到遂川、赣州等地做生意，尤其是下七的那条溪流，每年雨水节过后，水势上涨，正是放木

排的最好季节，井冈山区的各种木材扎成木排经这条溪流进入赣江，然后直下吉安、南昌。因此，在春夏之交，城镇里木材商人和各地木排工人便云集到下七村。由于交通便利，镇上各种布匹、药材、小百货和山货都很齐全，在远离大城市的边远山区，下七显得热闹异常。

范辰妹带着王佐兄弟来到下七后，开始在一家豆腐坊里当帮工，维持母子的生活。不久，她同本村一个名叫卢继凤的人合伙开设小伙铺。范辰妹凭着自己的聪明能干，勤劳俭朴，日子也渐渐地好转过来。他们由经济的结合到感情的结合，一年以后，范辰妹与卢继凤同居，卢便成了王佐兄弟的继父。

在卢继凤的帮助下，范辰妹母子几口人除吃穿用度之外，也开始有少量的积余。由于她贤惠、能干，与左邻右舍相处得很好，村上的人都尊称她为“范妈”。

伙铺越办越好，范辰妹接触的人也越来越多，她除了完成本份的事外，还常为别人牵线做媒。从此，“范妈”的名声越来越大，也愈加受人尊敬。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也是命运多舛，在范辰妹恬静的生活中突然发生了极大的震撼，王佐的继父卢继凤不幸病逝。童年的王佐又一次失去了父爱。

范辰妹寄托的一丝希望破灭了！她，一个封建社会里的弱女子，饱尝了人间的凄怆。为了生存，在王云龙和王佐这两个尚未成年孩子的张罗下，又重新支撑起小伙铺的门面。

岁月的流逝，转眼，三年一次的冬至聚会到了。“卢氏宗祠”门前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宗祠”里面的神位前，灯火辉煌，香火不绝。按族规，所有的女人不能进入祠堂，范辰妹自